

秋阳下的乌龙潭

□南京 欧阳科谰

乌龙潭公园是南京城西的一个小众公园,说它是小众,一是因为它面积小,方圆仅五公顷;二是因为它不显山不露水,隐于闹市,像一个深藏闺中的娇小女子,不被众人所识。其实这是一方景色秀丽且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天赐宝地。其得名也颇具传奇色彩,相传晋代时此水潭有四处泉眼,经年喷涌不息。某年六月十九日,四条乌龙环绕泉眼戏水,此后每年乌龙都会准时出现,世人为之称奇,乌龙潭由此而得名。

都说,人间多绮丽,最美是金秋。我沐浴在柔柔的秋阳下,缓缓行走在公园内绿荫环抱的小径上。小桥、流水,一步一景徐徐展开。窄窄的水面上卧着绿绿的成片的水葫芦和浮萍;水面下小小的红金鱼历历可数,欢快地游弋其中。岸边头顶着茸茸白絮的芦苇,随风摇曳,枫叶尚未红,垂柳和苍劲挺拔的竹子,已不再葱绿,泛出些淡淡的黄,这是秋天成熟的底色。

忽然一阵似有若无的香气飘忽而至,循香向前,一丛从金灿灿的桂花正在盛开。凑上去细细一嗅,香气醇浓,还有丝丝甜味,沁人心脾,正如唐人宋之问所赞:桂

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

左手的沁芳桥耸立着大文学家曹雪芹的坐姿塑像,先生身着长袍,手执文卷,神韵翩然。坐像前基座上摊放着一本厚厚的大书——《石头记》。相传乌龙潭原为曹家花园,盛极一时。塑像后建有曹雪芹纪念馆。门前悬挂一副对联,上联为:几番成败兴衰引来笔下幽思心中血泪;下联为:多少悲欢离合写出人间青史梦里红楼。真是凝炼,精辟至极。

右手沿竹林小道徐徐向前,路旁一方高大瘦削的巨石吸引了我。这石形如观音,是镇潭之神石。神石背衬一片青竹,幽静的小径尽头有始建于唐朝的“颜鲁公祠”。该祠系百姓为纪念杰出的政治家、书法家颜真卿首倡在全国设放生池而建。如今,1200多年过去了,当初所建81处放生池保存完好的仅此一处。

与“颜鲁公祠”相邻的是魏源故居,白墙青瓦,门前小空场上塑有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立像。魏源曾编写囊括世界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文化、法律等的《海国图志》,提出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,是近代中国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先行者之一。

我的眼睛移开魏源塑像,忽然

发现对面几棵高大的栎树正在风中向我招手。我信步上前,只见它那高高的树冠上正顶着一簇簇浅橘色的果荚,像一个个小红灯笼。记得二十天前我来观赏时,满树灿烂的金黄色花朵,尽显富贵之气,微风轻拂,薄薄的花瓣黄金雨般飘落,铺洒一地,细细密密,让人怜爱。

这小小的公园西墙边,有一条长约60米的文化墙——“积贤图”,建设者们以浮雕形式立体地呈现了颜真卿、方苞、袁枚、魏源、缪荃孙等与乌龙潭有渊源的十多位历代先贤的故事。我细细端详这一幅幅图,轻声诵读介绍文字,这些先贤虽早已隐身于历史的深处,但他们身上蕴含的儒雅之气至今仍熠熠生辉。

沿湖边小径前行,不觉已快到面朝虎踞路的西门出口片区。这片水面很是宽阔,仰望长空,一碧如洗,旷达辽阔;再俯看潭水,波光粼粼,倒映着岸边变幻的绿树。那闪烁的波光,犹如可爱的孩子水晶般的眼睛,灵动而充满生机。

小小的公园,水韵氤氲的美景与俯拾皆是的厚重历史文化交相辉映。秋阳下的乌龙潭,怎不让人缱绻眷恋?

两个“儿子”

□南京 徐廷华

张师傅住我家隔壁,我们是多年的同事和邻居。一年前,他老伴高血压中风去世,他异常悲伤,看得出老两口感情的深笃。

有次,妻子包饺子,中午时我盛了一碗热乎乎的饺子送给张师傅尝尝。敲开门,见他一人在吃饭,桌上一菜一汤。对面桌上放着一只碗一双筷。我眼睛顿时有点模糊了,对张师傅说:“你呀,唉,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,都一年多了,还这样子。不如到儿女家去过过好。”

张师傅苦笑着和我说:“老伴走了,儿女们就叫我跟他们去过,我想来想去还是不去好。俗话说,远香近臭。再说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,老邻居老相识的都知根知底,邻居好赛金宝,换个环境反倒不自在了。”

我听着,无奈地说:“那总不能老这样下去,日子还得过。你才七十挂几啊。”他依旧苦笑着说:“日子慢慢过吧。”

没隔多久,我听到从他屋里传出“汪汪”的狗叫声。第二天早上我去公园散步,见他牵着两条京巴沿着河边林荫小路遛狗。那两只京巴狗一白一灰,挺好玩的。他说是前不久到一个同事家,老同事怕他寂寞,左劝右说,硬让他挑两只小狗回来玩玩,也好陪他做个伴。拗不过他的一番心意,就挑了这两个“儿子”回来。

我终于看见张师傅脸上泛起了笑容。他说儿女们也都支持他养狗。他每天早晚带着它们出来遛遛,消磨消磨时间。他渐渐从悲伤中走出来。

有了这两只狗狗,张师傅的生

活不再孤独寂寞。他用纸板箱给两只狗做窝,铺上一层旧衣裳。天冷时换成大点的泡沫箱,让狗狗感到暖暖和和的。他经常将泡沫箱洗洗涮涮,放在阳台的阳光下晒晒。还买了上好的狗食。有天晚上我去张师傅家,他正在吃饭,其中有一大碗排骨冬瓜汤,他说是女儿刚送来的。他将吃剩的脆骨头给狗狗吃。两只狗似乎闻到了骨头的味道,仰着头,四只眼睛紧紧盯着主人,张师傅也不袒护哪一只,总是一块给白白,一块给灰灰。我笑张师傅搞平均主义,他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

初秋的一天晚上,我老远见张师傅遛完狗,坐在沿河边长靠椅上,一只狗抱在他怀里,他轻轻揉着狗毛,另一只倚在他身边,他和两个“儿子”相拥在一起。靠椅边上放着一只半导体,他在静静地听着里面传出的深沉、浑厚的内蒙古风情的长调。因为他在那里插过队,又在那里去当兵,有浓郁的草原情结。清凉的风徐徐吹来,天上,月光如水,星星在笑。我趁张师傅没注意,拿出手机迅速地拍下了这个画面。

我走到张师傅面前,神秘兮兮地对他说,我给你看一张照片。张师傅借着皎洁的月光,细细地端详着、凝视着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,对我说:“几十年前,我和老太婆年轻的时候,也常坐在这张长椅上,我抱着女儿,儿子依偎在他妈妈身边,一家人坐一起,也是在这样的秋夜星空,这样的朗月辉照,日子过得真快啊。”

那个晚上,我们聊了很久,秋夜寂寂,月光溶溶,张师傅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。

母爱

□陕西渭南 一紫

夕阳西下,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家门口张望着,我知道,是母亲在等我回家。

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难以启齿的愧疚。

记忆中,一个冬日的傍晚,屋子里炭火燎烈,母亲和村里的婶婶们坐在炕上聊天拉家常。炉子上的水沸腾着,十岁的我暗自焦心着:外出的父亲怎么还没回来?他还没吃饭呀。我一边故意闹出声响,往暖水壶里灌水,给炉子换煤球,帮父亲热饭,一边在心里责怪坐在炕上的母亲。她怎么就不心疼父亲,不操心家务?年幼的我静默地坐在炉子前,赤红的火焰在嬉戏,我的眼里却热泪涌动。我心疼父亲的劳苦,责怪母亲的无动于衷。这大抵就是年少时我对母亲的印象。

高考后的一个夜晚,因为一个误会我和父母发生争吵,倔强的我拉开家门,走入冰凉夜色中。后来得知,母亲和外公在滂沱大雨中,满世界找我。头发、衣裳、双脚,身上的角角落落被雨水倾盆浇透。外公的摩托车陷在泥水里,母亲在后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推。大雨模糊了整个世界……也在我心里砸出了一个池塘,母爱与柔情一点一滴落进去,但我与母亲依然疏离。我与父亲会用纸笔照见彼此内心,与母亲,却始终不能。

直到有一天,在产房,我的孩子出生了。当我转头,看到姐姐抱在怀里的婴儿,圆嘟嘟、粉嫩嫩的。我全身虚弱无力,平静地看着她,脑子里却全是母亲。原来我就是这样来到世界上的。是母亲,豁出命来一寸一寸撕裂身体,承受折

断骨骼之剧痛,舍命推开那道生死门,才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。我凭什么责怪她?又凭什么觉得她没有父亲爱我?在那一刻,我很庆幸自己身为女人,才得以感同身受母亲的付出。

产房里的灯光洒下来,我虚弱地闭上眼睛,心中的池塘里,母爱清澈荡漾,快要溢满了。我想起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新衣服,每件衣服上都有她亲手刺绣的花朵和小动物;想起那些年她和父亲一起,是怎样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,载着重重的货物,挣来一分一毛的钱,养育我们长大……

霞光洒落,站在家门口的母亲,像是穿上了胭脂般的锦缎。我迎上前去,那满腔的愧疚、迟到的懂得、深浓的爱意都化作一句话:“妈,我们回家!”

荻花之美

□河南洛阳 李阿人

舞动秋风一缕纱,妙曼绝伦气优雅。荻花之美在于形。

深秋时,荻花于风中飘荡,轻盈如风中飞沙,朴实无华。它临水映照,波光粼粼间,可见其一笑一颦,身影摇曳生姿,于水中成幻境,朦胧又迷离。每一次摆动,都有平仄的韵律起伏,和古诗词相得益彰。每一次仰首低眉间,宛如一绝色女子,身着素雅衣裙悄然而至,踩着水波,绕在你身边,且轻歌且漫舞。你看在眼,自是陶醉。

你的陶醉,还因荻花之纤细温柔。其腰身如美人玉指,修长有型。叶长如飘带,温润尔雅,与荻花不离不弃,相映成趣。天生我才,凡是和荻花相关的事物,都是这股柔美内敛。

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荻花之美在于情。

月夜送别,情怀自是忧伤,此时荻花于风中有瑟瑟之感,可见其与人心灵相通。即便不是送别,你从荻花丛边经过,那些荻花亦会附和着你的心境而有不同的情怀。你迷茫时,它伫立侧旁,轻抚你的面颊,似有安慰之状。你喜悦时,它又于风中为你舞蹈,洋溢飘逸之感,让你心旷神怡。或者你远望,天蓝云淡,秋水清澈,河水抚琴之中,你更是会浮想联翩。

遇见了秋

□山东青岛 周衍会

秋渐深,回老家看望岳母。中午,我喝了点酒,微醺。

饭后,站在庭院中,一抬头,高远辽阔的天空中,有大片白云堆叠着,悬停在半空。墙外隔一条小路,是大片待收割的玉米地,微风掠过,刷刷拉拉响……忽然心有所动,脚步不由得被庄稼的馨香牵引。我沿一条曲折小路,一直往南,走进田野深处。

田野中的庄稼,花生、大豆和个别地块的玉米已收完,有的地块已种上了小麦,而大部分玉米还挺立在地里,叶子已黄,玉米棒子也熟透了。因为有联合收割机,也少有人为此着急,只有个别勤快的农人,把地头清理出来,便于机器作业。想到以前收玉米时,进入密不透风的玉米地中,掰棒子,砍秸秆,挥汗如雨,喘气也不顺畅,胳膊被玉米叶子割出一道道血印子,对不常干农活的少年来说,真是一种折磨。当然,这些已成为历史,对我来说,与土地和庄稼睽违已

久,留下的全是美好的回忆。

小路蜿蜒,路上野草大半已枯黄,加上掉落的花生蔓、黄豆秸,一片狼藉。但这就是记忆中乡间小路的样子,幽静、杂乱,有野意。左手边的一块小麦地,麦苗已露出头,黄绿色,纤细、瘦弱,楚楚可怜……秋草黄,秋阳暖,微风凉,送来青涩的植物气息,是熟悉的秋天的味道。

转过玉米地,一片菜园出现在眼前:大白菜绿油油的,刚浇过水,精神抖擞,在秋阳下肆意生长。一畦韭菜,乱草一般,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一口废弃的大口井旁,栽了十几棵茄子,紫花,长圆状卵形叶,耷拉着,露出大大小小细长棒状紫色茄子。园里还散落着几坨大葱,又高又壮,密如麻,葱叶苍绿,带着白斑,显然不是记忆中的本地香葱……以前的菜园子,畦是畦,垄是垄,家家有水井,井上架轱辘,有长长的水道,埂上有草,四周围一圈儿篱笆,爬满扁豆、丝瓜,紫花翩翩,黄

花明艳,蜂飞蝶绕,美不胜收。而今,不过随意撒点种子,偶尔浇浇水,任其自生自长而已,且多是老人所种。

沿小路右拐,过一片小树林,遥遥见有芦花飘扬,初雪般洁白、轻盈,如诗如画,忙不迭用手机拍了下来。深入田野腹地,草渐多,沟渠也出现了,沟沿上不多几棵小树,叶片稀疏,与其下的离离荒草相映成趣,呈现出浓浓秋意。近处,几丛牵牛花,攀缘在小树干上,可惜喇叭口已闭合,但也足够惊艳了。不远处的沟沿,还有不少野菊花,小小的明黄色花盆,点亮了季节的眼睛。更可喜的是,沟底有水,水清浅,有水草飘摇,水质清澈,三五只小鱼,悠游其中,意态安闲……

正陶醉中,电话响,妻子问:“你在哪儿?干啥去了?”

我抬头看看明澈高远的秋空,低头瞅瞅周围的野草、野花、秋水、落叶。沉吟片刻,我说:“我出来遇见了秋,我要陪秋说会儿话……”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8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